

卷之八

卷之八

繹史卷五十八

春秋第二十八

晉滅赤狄

長狄之亡附

左傳

文公十一年

鄭瞞侵齊遂伐我公卜使叔孫得臣追之吉侯叔

夏御莊叔繇房甥爲右富父終甥駟乘冬十月甲午敗狄于鹹

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搯其喉以戈殺之埋其首於子駒之門

以命宣伯初宋武公之世鄭瞞伐宋司徒皇父帥師禦之邲斑

御皇父充石公子穀甥爲右司寇牛父駟乘以敗狄于長丘獲

長狄緣斯皇父之二子死焉宋公於是以門賞邲斑使食其征

謂之邲門晉之滅潞也獲僑如之弟焚如齊襄公之二年鄭瞞

伐齊齊王子成父獲其弟榮如埋其首於周首之北門衛人獲

其季弟簡如鄭瞞由是遂亡

○杜注云榮如以魯桓十六年死至宣十五年一百三歲其兄猶在傳言旣長且壽有異於人此注最妙

穀梁傳不言帥師而言敗何也直敗一人之辭也一人而曰敗何也以衆焉言之也傳曰長狄也弟兄三人俠宿中國瓦石不能害叔孫得臣最善射者也射其目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然則何爲不言獲也曰古者不重創不禽二毛故不言獲爲內諱也其之齊者王子成父殺之則未知其之晉者也

公羊傳狄者何長狄也兄弟三人一者之齊一者之魯一者之晉其之齊者王子成父殺之其之魯者叔孫得臣殺之則未知其之晉者也其言敗何大之也其日何六之也其地何大之也何以書記異也

左傳

宣公六年

秋赤狄伐晉圍懷及邢丘晉侯欲伐之中行桓子曰

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周書曰殪戎殷此類之謂也

七年

赤狄侵晉取向陰之禾

十一年

晉卻成子求成于衆狄衆狄

疾赤狄之役遂服于晉秋會于欒函衆狄服也是行也諸大夫

欲召狄郤成子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

繼其從之也詩曰文王既勤止文王猶勤況寡德乎

穀梁傳不十言及外狄五

年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爲政而殺之又傷潞

子之目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酆舒有三雋才不如待

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雋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

者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

五也怙其雋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

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

有辭而討焉毋乃不可乎夫恃才與衆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

滅天反時爲災地反物爲妖民反德爲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

正爲乏盡在狄矣晉侯從之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

梁辛亥滅潞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

公羊傳潞何以稱子潞子之爲善也躬足以亡爾雖然君子不

可不記也離于夷狄而未能合于中國晉師伐之中國不救狄

人不有是以亡也

穀梁傳滅國有三術中國謹日舉國月夷狄不日其曰潞子嬰兒賢也

左傳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

士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羊舌職說是賞也曰周書所謂

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夫士伯庸中行伯君信之亦庸士伯此

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故詩曰陳錫載周能施

也率是道也其何不濟 十六年春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

及畱吁鐸辰三月獻狄俘晉侯請于王戊申以黻冕命士會將

中軍且爲大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於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

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

列子晉國苦盜有郤雍者能視盜之貌察其眉睫之間而得其情晉侯使視盜千百無遺一焉晉侯喜告趙文

子曰吾得一人而一國盜爲盡矣奚用多爲文子曰吾君恃伺察而得盜盜不盡矣且郤雍必不得其死焉俄而羣盜謀曰吾所窮者郤雍也遂共盜而殘之晉侯聞之大駭立召文子而告之曰果如子言郤雍死矣然取盜何方文子曰周諺有言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且君欲無盜莫若舉賢而任之而教明於上化行於下民有恥心則何盜之爲於是用隨會知政而羣盜成公奔秦焉二年晉郤克衛孫良夫伐齊咎如討赤狄之餘焉齊咎如潰上失民也

狄自春秋以來世爲諸國患東則齊當其衝南則鄭當其衝東南則偃衛西南則界晉一盛於莊閔之際而齊桓公救邢衛以攘之再盛於僖文之際而晉襄公敗箕以創之中國之有霸狄所憚也齊桓衰而狄熾則救齊以伐衛黨叔帶以伐

周閒晉文公之有鄭虞以侵齊乘衛成公之初歸以圍衛四十餘年未嘗挫也晉襄沒而狄逞則侵齊而又越齊以及魯伐衛而又踰衛以及宋狄之無將較昔爲甚僑如之獲春秋大之然止能殄其一種未克滅其族類也及乎宣公之世狄勢亦分蓋衆狄之中赤狄最彊而赤狄之中潞氏爲大比歲侵齊晉人懼焉欒黶之會先離其黨閒酆舒之不臣遂滅潞而有其土次及甲氏畱吁鐸辰之屬除惡務盡無俾遺種晉之於赤狄也能殲其類矣雖然酆舒之爲亂也傷君目殺夫人其罪在下舒也奔衛潞氏之亂靖矣滅其國而以其君歸非定潞氏實利之焉蹊田奪牛之譏晉能免乎林父士會之帥師經皆不書至於伐麇咎如郤克孫良夫又具書不書而

貶在晉具書而貶并及衛矣於斯時也楚莊圍宋宋人告急
不能出銳師以爭諸侯而方沾沾赤狄以逞其志晉其不競
矣乎

續史卷五十八

春秋第二十八

釋史卷五十九

春秋第二十九

晉齊靡笄之役

搜神記齊惠公之妾蕭同叔子見御有身以其賤不敢言也取薪而生頃公於野又不敢舉也有狸乳而鵲覆之人見而收因名曰無野是爲頃公

左傳

宣公

十三年春齊師伐莒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

十七年

春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獻子先歸使欒京廬待命于齊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郤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又弗許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及斂

孟高固逃歸

史記景公八年使郤克于齊齊頃公母從樓上觀而笑之所以然者郤克僂而魯使蹇衛使赴故齊亦令人如之以導客郤克怒歸至河上曰不報齊者

河伯視之至國請君欲伐齊景公問知其故曰子之怨安足以煩國弗聽

穀梁傳

季孫行父禿晉郤克眇衛孫良父跛曹公子手僂同時

而聘於齊齊使禿者御禿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
僂者御僂者蕭同姪子處臺上而笑之聞于客客不說而去相
與立胥閭而語移日不解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患必自此始
矣

○此傳原在成元
年之末今移于此

左傳夏會于斲道討貳也盟于卷楚辭齊人晉人執晏弱于野
王執蔡朝于原執南郭偃于溫苗賁皇使見晏桓子歸言於晉
侯曰夫晏子何罪昔者諸侯事吾先君皆如不逮舉言羣臣不
信諸侯皆有貳志齊君恐不得禮故不出而使四子來左右或
沮之曰君不出必執吾使故高子及斂孟而逃夫三子者曰若
絕君好寧歸死焉爲是犯難而來吾若善逆彼以懷來者吾又
執之以信齊沮吾不旣過矣乎過而不改而又久之以成其悔

何利之有焉使反者得辭而害來者以懼諸侯將焉用之晉人

緩之逸

穀梁傳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

秋八月晉師還范武子將老召文子曰變

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郤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郤子逞其志庶有牙乎爾從二三子唯敬乃請老郤獻子爲政

國語郤獻子聘於齊齊頃公使婦人觀而笑之郤獻子怒歸請伐齊范武子退自朝曰變乎吾聞之于人之怒必獲毒焉夫郤子之怒甚矣不逞於齊必發諸晉國不得政何以逞怒余將致政焉以成其怒無以內易外也爾勉從二三子以承君命唯敬乃老范文子莫退於朝武子曰何莫也對曰有秦客廋辭於

朝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三焉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讓父兄也爾童子何知而三掩人於朝吾不在晉國亡無日矣擊之以杖折委笄

左傳十八年春晉侯衛太子臧伐齊至于陽穀齊侯會晉侯盟

于繒以公子彊為質于晉晉師還蔡朝南郭偃逃歸夏公使

如楚乞師欲以伐齊楚莊王卒楚師不出既而用晉師楚於是

乎有蜀之役公羊傳何以不書葬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號也穀梁傳夷狄不卒卒少進也卒而不日日少進也日而不言正不正簡之也成公元年

為齊難故作丘甲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丘使也穀梁傳作為也丘為甲也丘甲國之事也丘作甲非正也丘作甲之為非正何也古者立國家

百官具農工皆有職以事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民夫甲非人人之所能為也丘作甲非正也聞齊將出楚師夏盟于

赤棘冬臧宣叔令修賦繕完具守備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

盟晉楚爭盟齊師必至雖晉人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

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頃公之

嬖人盧蒲就魁門焉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

封弗聽殺而脯諸城上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

巢丘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石子欲

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

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夏有

闕文失新
築戰事

石成子曰師敗矣子

不少須衆懼盡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隕

子辱矣子以衆退我此乃止且告車來甚衆齊師乃止次于鞠

居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

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

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

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

新書禮天子之樂宮縣諸侯之樂軒縣大夫直縣士有琴瑟叔于奚者衛之大夫也曲縣者衛君之樂禮也繁纓者君之駕飾也齊人攻衛叔于奚率師逆之大敗齊師衛於是賞以溫叔于奚辭溫而請曲縣繁纓以朝衛君許之孔子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夫樂者所以載國國者所以載君彼樂亡而禮從之禮亡而政從之政亡而國從之國亡而君從之惜也不如多與之邑

左傳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卻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卻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

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爲役請八百乘許之郤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爲司馬以救

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將

斬人郤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旣斬之矣郤子使速以徇告其僕

曰吾以分謗也

國語靡笄之役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駕將救之至則旣斬之矣郤獻子請以徇其僕曰子不將救之乎獻子曰敢不分謗乎

韓非子靡笄之役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聞之駕往救之比至

則已斬之矣郤子因曰胡不以徇其僕曰曩不將救之乎郤子

曰吾敢不分謗乎或曰郤子言不可不察也非分謗也韓子之

所斬也若罪人則不可救救罪人法之所以敗也法敗則國亂

若非罪人而勸之以殉勸之以殉是重不辜也重不辜民所以

起怨者也民怨則國危郤子之言非危則亂不可不察也且韓

子之所斬若罪人郄子何分焉斬若非罪人則已斬之矣而郄子乃至是韓子之謗已成而郄且後至也夫郄子曰以殉不足以分斬人之謗而又生殉之謗是何言分謗也昔者紂爲炮烙崇侯惡來又曰斬涉者之脛也奚分於紂之謗且民之望於上也甚矣韓子弗得且望郄子之得之也今郄子俱弗得則民絕望於上矣故曰郄子之言非分謗也益謗也且郄子之往救罪也以韓子爲非也不道其所以爲非而勸之以殉是使韓子不知其過也夫下使民望絕於上又使韓子不知其失吾未得郄子之所以分謗者也

○此論甚快

左傳師從齊師于莘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魯衛兄